



小說家夏二銘年譜

趙景深

夏敬渠字懋修，號二銘，江蘇江陰人。

江陰夏氏宗譜卷八頁十四：『敬渠字懋修。』

宗譜卷四頁二：『宗泗次子，字懋修，號二銘。』

江上詩鈔引邑志文苑傳：『字懋修，號二銘，敦仁孫。』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江陰縣志卷十七文苑傳：『夏敬渠字懋修。』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江陰縣續志卷十氏族：『夏氏，明宣德間，

由浙江會稽遷江陰。夏樹芳，萬曆乙酉舉人。夏維新，崇禎癸酉舉人。

清夏霖，順治乙丑進士，官四川保寧府知府。夏宗瀾，諸生，以經學薦

授國子監丞，師事楊文定，著有易義隨記、詩義記講等書。』從這一

條可以考見夏二銘所受的遺傳和影響。

章回小說野史曝言就是作者化了裝的自傳。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文白或云即作者自寓，析

「夏」字作之。』

111217
諸生。家貧。

宗譜卷四：『邑庠生，馳封登仕郎，直隸保安州吏目。』

宗譜卷八：『邑庠生。』

江上詩鈔、江陰縣志及江陰縣續志：『諸生。』

夏二銘一生不得意於科場，別說舉人，連秀才也不會中過。他羨慕

他的同鄉曹禾（江上詩鈔卷七十四有詩及傳）中了博學鴻詞

科，也想來一下，不料卻失敗了。徐再思澄江舊話卷一云：『相傳夏

二銘不得志於科舉，慕曹禾得康熙鴻博，名高天下，已獨懷才不遇。

』所以他的浣玉軒詩文集卷三浣玉軒詩集自序云：『萬言不易，

難登龍虎之科。待麟閣以何期！』卷四舉鴻詞由縣府司錄送至三

院會試被放云：『誰憐籬落雞聲裏，獨擁星辰徹夜愁。』卷三樟亡

妹文云：『文詎昌黎，並落鴻詞之第。』野史曝言中寫文素臣也是

不第的。第九回云：『門斗來報：首公一等第一，梁公亦是一等。何如

考在二等中間，惟有素臣，竟自入海去了。』第三十六回云：『文老

先生偃蹇諸生，小考必至江陰，大考必至留都。』

二銘不僅不第，並且窮困。悼亡妹文云：『阿兄潦倒乎域中。』浣玉軒詩集自序云：『家業蒼涼，不盡眼中之淚；世途坎壈，難看頭上之天。窮欲謀生，都來鬼笑；癯還剩骨，已受人憐。空胼手於石田，詩書誤我；豈豔心於朱紱，飢餓驅人。』他的浣玉軒集卷四中，常有自道貧苦的诗。感懷云：『異於羣蠢，獨啓性靈。……云胡至此，厄以長貧！』

留別高立齋先生云：『潦倒風塵二十年。』憶妹云：『途路莫憐兄潦倒，晨昏全賴妹支持。』別母舅湯西崑云：『家貧需骨肉。』玉山旅舍檢行囊中祇贖一錢口占一絕云：『吹簫吳市心空熱，乞食王孫骨已寒。輸與江南窮措大，囊中尙有一錢看。』

英敏績學。通史經，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之學，靡不淹貫。因爲作者是一部活的萬寶全書，所以他在野叟曝言裏纔寫文素臣精於醫詩兵算，想得到四個女弟子來傳授給她們。

壯遊京師，有貴顯聞而致焉。議偶不合，指斥不少避，至爲動容加禮，欲延致賓館。敬渠謝弗往。

江上詩鈔：『壯遊京師，名動公卿，指斥貴顯不少避。』

夏氏宗譜卷八：『壯遊京師，有某王聞而致焉。攝布衣抗首座。王即席講論，議偶未合，直斥其非，折以正義。席貴皆縮頸。王爲動容加禮。越日，款密者傳意，延爲館賓，引古外交戒力卻之。』

浣玉軒集卷四懷人詩之二注云：『宮保孫懿齋嘉淦總督直隸時，嘗置酒延余南面獨坐。諸賓客皆另席側坐以寵余。余心感之。』孫

嘉淦當然不是「某王」，但此節卻顯出他有無冕之王的歡快，正不亞於見某王時也。

生平足跡幾徧海內。

江上詩鈔：『足跡徧海內。』

夏氏宗譜卷八：『平生足跡幾徧海內。』

從浣玉軒集卷四的詩題看來，可知他到過的地方有下列各處：

(一) 江蘇 烏衣巷 陽羨城望遠有懷天一

(二) 浙江 釣魚臺和王臻子韻

(三) 安徽 昭關 烏江題項王廟

(四) 江西 滕王閣放歌 抵南昌知侶桐舅氏已欽召入都去住

茫然感賦一律

(五) 山東 闕里謁至聖廟

(六) 河北 任邱旅邸和壁間韻 風雪中過叭噠嶺 滹沱河次韻 都門除夕

(七) 陝西 經華山 復題華嶽 華清池坐湯 自潼關至商南

道中口占七首 驪山懷古 潼關懷古四首 自商

南歸潼關示署中諸友 商州詠古四首

所交盡賢豪。

他認識了楊名時和孫嘉淦。他們倆對於他的經學很有影響。他主

程朱而斥陸王，崇儒教而排佛老的意見，就是直接楊孫的道統的。

江上詩鈔：『所交盡賢豪。』

夏氏宗譜卷八：『所交必賢豪，鉅公名卿，尤見推重。』

著有綱目舉正、浣玉軒詩文集、唐詩臆解、醫學發蒙、野叟曝言等。

野叟曝言自以光緒七年昆陵彙珍樓活字本一百五十二回為可

靠，惟缺第一百三十二、三、四、五回，第一百三十六回『亦僅存末幅

及評。』光緒八年申報館本雖較多兩回，且缺失者皆已補完，恐是

增補本，所增補的部分，不一定是夏敬渠的原作。此書名家譜、縣志

等均不載。

浣玉軒集四卷，光緒庚寅曾經刊行，民二十五又重梓一次。

綱目舉正現有陶社借夏彥保手抄本刊行的江陰先哲遺書本。唐

詩臆解不久將由夏氏後裔厥謀、挺齋等刊印行世。

江陰縣志：『著有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詩文集若

干卷。』

江上詩鈔：『著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唐詩臆解、浣

玉軒詩文集。』

夏氏宗譜卷四：『著有綱目舉正、全史約編、浣玉軒文集、浣玉軒詩

集、唐詩臆解、醫學發蒙。』

夏氏宗譜卷八：『著有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亦吾

吟、浣玉軒文集、唐詩臆解諸書。』

111219

江陰縣續志卷二十頁二五：『綱目舉正二卷、經史餘論、全史約編、

學古編、唐詩臆解、亦吾吟、鼠肝集、五都吟、吳猷吟、狐鱗吟、蘇羈吟、浣玉集詩鈔二卷續四卷。』

按現存的浣玉軒集併收經史餘論、學古編以及諸吟實為二銘大部分著作的輯逸本。江上詩鈔卷九十八所錄二銘詩，均為浣玉軒

集所有，惟有一首與浣玉軒集不同，併錄如次：

借胡修六都閭望滕王閣故址時閣燬於火

借胡修六都閭望滕王閣故址時閣燬於火

江上詩鈔

徙倚高樓攬夕暉，珠簾畫閣事全非。煙橫南浦平空卷，雲落西山著

地飛。簪笏無緣渾若夢，晨昏有淚欲霑衣。幽燕老將憑闌望，笑指秋

原首着肥。

秋興八首即用少陵元韻（其三）

浣玉軒集

客舍蕭然攬夕暉，閒中野馬動微微。煙橫南浦平空卷，雲落西山著

地飛。簪笏百齡塵事起，晨昏萬里素心違。幽州老將憑闌望，笑指秋

原首着肥。

江陰夏氏宗譜卷十五內集文辭所載夏敬渠的擬明中書舍人叔

公傳、節婦王蔡氏祠堂記、何烈女論贊、維揚高氏家譜序、開佛論、悼

亡妹文等均為浣玉軒集所有。宗譜卷十七所錄詩送楚雄太守張

禹則之官、有感、古意、七月十六、孤兒行、苦雨行、憶母、別蘭臺叔、關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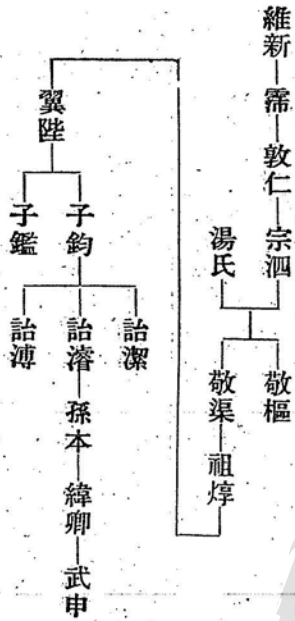
謁至聖廟、都門除夕、明歲春正——送八叔父之廣西羅城、悼亡、合

111220

登夕悼亡見姊憶亡妹哭妹等也都不出浣玉軒集以外。
野叟曝言確爲夏二銘作，因爲其中有好幾首詩都與浣玉軒集相同。其中字句有幾首略有更動，當是作者自己晚年所改的。茲比較野叟曝言和浣玉軒集相同的詩如次：

詩題	浣玉軒集	野叟曝言
古意	頁五	第一回
都門除夕	頁一九	第十一回
遠行	頁一	第十五回
滕王閣放歌	頁二	第十五回
西遊辭	頁三	第十九回
闕里謁至聖廟	頁一六	第一四二回
詩禮堂	頁二八	第一四二回
孔子手植柏	頁二八	第一四二回
謁復聖廟	頁一七	第一四二回

世系



敬渠是第十一世，他是宗泗和湯氏的次子。現已傳到第十八世武申，武申是民國十四年九月生的，今年（民二十六）還只十三歲。野叟曝言中的繼洙就是影射宗泗的，繼卽宗，洙泗又相連成文。又水夫人即用湯字之半，蓋指其母。野叟曝言第一回云：「父親名繼洙……夫人水氏生子二，素臣其仲子也。」素臣當爲素王之臣之意，他是想繼孔夫子的道統的。
夏氏宗譜：「配朱氏，繼配黃氏。子一祖焯，繼配出。女一適虹橋太學生。」

一七〇五 康熙四十四年 乙酉 一歲

夏二銘生。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云：「江陰縣志文苑傳列二銘於趙曦明之後，則乾隆中蓋尙存。」又云：「野叟曝言光緒初始出，序云康熙時江陰夏氏作。」當時魯迅無從檢閱舊縣志和宗譜，所以只知道夏二銘是康熙乾隆間人，卻不知道他確實的生卒年月。現在我到江陰去訪問夏氏後裔，得閱年譜，這個小問題算是解決了。

江上詩鈔云：「康熙四十四年生。」

夏氏宗譜卷四云：「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五月初九日亥時生。」

一七〇八 康熙四十七年 戊子 四歲

初識字。

孤兒行云：「悲傷兒父惜兒心，天匪高兮淵匪深。兒讀爲兒加餐飯，

兒嬉爲兒罷飲醉。記得孤兒四歲時，坐父膝上把父鬚。盤中青豆數百粒，兒口流涎心欲食。父啓經筭共兒戲，一粒入口識一字。須臾案上盤已空，將兒橫抱向懷中。抱兒入房語兒母：「此兒不愧吾家風。」

一七一 康熙五十年 辛卯 七歲 父卒。妹生。

孤兒行云：「孤兒七歲老父亡，麻衣如雪過中堂。中堂靈帷闕青火，孤兒一見生悲傷。」

悼亡妹文云：「粵自辛卯年冬，龍蛇運厄。珠胎孕腹，正先嚴易簣之時；玉蕊辭苞，值家母靡笄之日。麻衣作袵，何來蜀錦吳綾；帛客盈門，詎設錫湯粉餅。載置之地，誰能懷抱以三年；共寢於苦，未得弄嬉之一日。」

一七二 康熙六十一年 壬寅 十八歲

與昆季遊慧山。

遊虎邱記：「壬寅春與昆季作慧山遊。見晴嵐耀光，山色滴翠，聳秀

之氣，襲人眉宇，悅之。復索其境，俱足動人。」

一七三 乾隆元年 丙辰 三十二歲

始識楊文定公。

李怡村詩集序云：「丙辰歲，識同邑楊文定公於京師。」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二楊文定公事略云：「雍正十有三年

秋九月，高宗嗣位甫旬日，即起楊公名時於滇南。乾隆元年正月，公至自滇，以禮部尚書入教皇子，侍直南書房，兼管國子監祭酒。是年七月，遘末疾，浹月而薨。」

野史曝言第十一回：「次日清晨，觀水領素臣來見時公，只見門前寂靜。問起家人，方知時公有恙，因同進房去問病。隔了幾日，到七月下旬，炎天下雪，素臣叔姪知是哲人其萎之兆，相對愴然。到了三更多天，時公已是騎箕而去。」觀水即指其族叔夏宗瀾，時公即楊名時。

都門除夕同見第十一回，當即此年作：「千里壯心辭骨肉，三更殘臘對風塵，不須後日催前日，已見今人代昔人。」昆陵本註云：並合時相之死。燭淚正憐除夜影，椒花又頌別年春。且愁（浣玉軒集作「可能」）裘馬翩翩地，何計支離著此身（浣玉軒集作「自覺綈袍穩稱身」）。

一七三 乾隆二年 丁巳 三十三歲

交張天一明直心等。

李怡村詩集序：「當楊公既沒，孫公未接於丁巳之交，得二友焉，一爲明君直心，一爲張君天一。直心於人無所不愛，而未嘗有比匪之失。天一則無人不親愛之，更無人不嚴憚之。」

結交歌：「結交不結高，高山巖巖盤曲難往還；結交不結深，深水波濤倏忽難依倚。結交不結口與舌，口舌翻反真意絕；結交不結衣與

裳，傲子又改空彷徨……結交只結張天一，皎皎精誠貫白日，結交只結明直心，叔度汪汪千頃深。」

士曰：「孫嘉淦太慧，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與文素臣忤君事略同。

二銘詩集中關於張天一者極多，有天一館中即和見懷原韻，和天

一七四〇 乾隆五年 庚申 三十六歲

一贈別元韻，別明直心王靜齋何梅村張天一，奉和張二兄天一見

在義興識惠元點，唐詩臆解約成於此時。

懷原韻，陽羨城望遠有懷天一等。又懷入詩第十首云：「古人重友聲，獻綺復贈紵。性命有深交，乾坤吾與汝。」

唐詩臆解二卷，長洲惠元點南園氏序云：「庚申春，余始識二銘於義興，朝夕者數閱月。」又云：「二銘雖天分絕高，而年僅三十餘，為飢所驅，衣食於奔走者，且垂十年。」

按，野叟曝言中洪長卿即張天一，趙日月即明直心。第二十一回云：

「生平第一好友是洪長卿，如今聽說病已垂危，那裏還敢擔擱。」

一七四三 乾隆八年 癸亥 三十九歲

後傳其已死，其實健在。浣玉軒集卷四有詩題云：「聞張魯傳死信

徐相國壽其母六十，親書聯以贈。

五年矣，今忽知其見在，喜占二律卻寄。」魯傳疑即天一。

徐再思澄江舊話卷四夏二銘考引家譜：「夏母湯夫人二十九歲

野叟曝言第一百四十九回：「至赴友錯信，東陽等皆向長卿言：

而寡。」是年即一七一，故一七四三年湯夫人六十歲。

「兩公交誼，至於如此，世人豈稱管鮑分金，不足齒冷耶！」

懷人詩第一首云：「如椽章母德，節許冠江南，積感心何似，春暉寸草含！」註云：「相國徐蝶園元夢壽余母六十，親書聯曰：「名聞天

一七三九 乾隆四年 己未 三十五歲

下，節冠江南。」

識孫文定公。

李怡村詩集序：「己未識合河孫文定公於上谷。」

一七四七 乾隆十二年 丁卯 四十三歲

按，野叟曝言第三十四回文素臣初謁金門實為孫嘉淦事。國朝先

大病，其妹看護之。

正事略卷十五孫文定公事略云：「會引見教習官不稱旨，公持之

悼亡妹文：「歲維丁卯，神訴庚申，二豎督肯，十旬瞑眩，妹則連衣宵

堅。上怒曰：「爾能保若曹不以貪庸敗乎？」公曰：「願保。」上擲筆

且力疾扶持。既竭吾才，氣如絲而欲斷，莫延兄命，淚如血以長流。乃

令自書狀。公持筆欲下，侍臣呵曰：「汝敢動御筆乎？」公悟，捧筆實

告七星，爰書八字，願減大家之算，續成班固之齡。夜夜祈天，朝朝祀

御榻上。上命鎖交刑部議罪。尋議公大不敬，論斬。上意已解，論大學

竊，積誠既達，厥疾用瘳。妹既祕而不言，余且妄而罔覺。後乃聞之，昏

母時亦未以為悲。詎知孟政尙存，先枕姊嬖之股，靈均未沒，反招女
嬰之魂。有不哀欲摧心，痛將嘔血者乎！

哭妹之八云：『願將妹算作兄庚，夜指秋天北斗盟。我病已痊卿竟
死，痛追前事欲無生。』

野叟曝言中的未鸞吹疑即其妹的影子。第十六、七回鸞吹侍疾雖
有點脫胎於好述傳，（例如男女同居一室，不及於亂）究竟是本
於作者自身的經驗或聞見的。

一七五〇 乾隆十五年 庚午 四十六歲

高東軒相國聘講性理。

乾隆十五年潘永季序經史餘論：『相國東軒高公開府南河，禮聘
二銘講論性理。高公粹於經學，與二銘必水乳，則斯編之刻，且晚聞
事耳！』

按，浣玉軒集中有三首關於高東軒相國的律詩。

一七五二 乾隆十七年 壬申 四十八歲

讀上諭，擬獻綱目舉正。

自擬進綱目舉正表：『綱目舉正，蓋欲舉綱目中不正之論而悉正
之也。而家貧身老，不克匍匐入都。置篋有年，獻芹無路。嗣於乾隆四
十八年八月十七日伏讀軍機處補交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七
日上諭，以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於遼金元事多有議論偏僻及肆
行詆毀者，特命量為刪潤。臣竊謂周禮張時泰之說流傳日久，不若

辭而闕之。臣所著舉正一書兼正諸說不止專攻周禮發明張時泰
廣義，而於發明廣義之偏僻而肆行詆毀者，皆已明著其謬妄而痛
斥之，實足使讀者共燭其狂肆之罪。』

一七七四 乾隆三十九年 甲午 七十歲

七秩稱慶，怡親王遙祝以額。

夏氏宗譜卷八：『七秩稱慶，怡親王遙祝以額曰：「天階蒼英。」』

一七七七 乾隆四十二年 丁酉 七十三歲

恩綸贈語。

夏氏宗譜卷八：『丁酉恩綸有云：「秉心醇樸，飭行端方。」人謂雖
屬通詞，其當此無愧者，惟公庶幾！』

野叟曝言第一百四十七回七十國獻壽六寶齋歸似即這兩件事
實想像的擴大。

一七七九 乾隆四十四年 己亥 七十五歲

野叟曝言約於此年左右完成。

二銘寫野叟曝言中文素臣做壽，似即暗射七十大慶，故疑此書成
於七十以後的數年。

作者一生坎坷，既是「家貧身老」，抑且「落第頻年」（哭妹第
六首），似不會有甚歡快之事。而他在野叟曝言中偏把文素臣寫
得備極人間富貴，盡量的做他的「白日之夢」。這在精神分析學
者看來，當是缺陷的填補和慾望的滿足。其次，他寫了許多著作，似

都不曾在生前刻板，無非爲貧所困。他就像把他的「文章經濟」

借小說以傳。我們只須拿野叟曝言第七十八回與讀史餘論三國事比較，再拿野叟曝言第八十七回與經學餘論中庸事比較，便可看出二者幾乎完全是相同的。作者是拿經史餘論的精采部分盡量塞到野叟曝言這部小說裏面去了。其他如論醫論詩之處，更不勝枚舉。第一回開端就是對於唐崔顥黃鶴樓詩的別解；我們等待唐詩臆解出版後再來比勘吧。同時我們希望醫學發蒙也能夠找到原書印行，以資互證。

野叟曝言中的人物，或爲實有，或爲捏造。據說匡無外即王蘇，江上詩鈔卷一四一有其詩。此外則「余雙人爲徐姓，李又全則東城姓季，田又梅則姓陳。至文素臣數姬，如湘靈，則所臥之席，璇姑，則所用之算盤也；素娥，則所用之脈枕也；紅豆，則所用之印章也；難兒，則書房之門門也。此外如飛娘，則雞毛帚也；紅鬚客，則犀牛毛塵拂也。……所謂七十二島征剿逆龍，則爭奪沿江沙灘，與人械鬪，半途中盤，則大發濕氣，爛脚半年也。借小喻大，趣味濃郁，誠大手筆也。」

一七八六 乾隆五十一年 丙午 八十二歲

擬獻綱目舉正，有所阻。

浣玉軒著書目：「綱目舉正四卷，祖耀按，是書既成，攜入閩中，祈故友福建撫軍富公綱奏呈未果。歸遇乾隆丙午南巡，赴蘇迎鑾，擬躬進獻，又有所阻，獨惜以是古人今人所未及之論不昌於時，而尙沈

塵篋爲可歎也！」

傳說把綱目舉正誤爲野叟曝言。何聽松野叟曝言補聞（澄江舊話卷二）云：「相傳是書成時，適值高宗南巡，乃裝璜成冊，欲呈御覽。諸親友恐觸上怒，遭不測，力阻其獻。不聽，乃以危言動其妻，使陰阻之。其妻乃於每冊毀四五紙。迨將獻，故驚曰：「汝欲上呈御覽耶？嚮爲小兒女已毀去多紙矣。」夏怒甚，急爲補綴齊全，而駕已沿江東下，不及獻。」又云：「一說，夏女頗通文墨，且明慧曉世事，知此書進呈，必釀鉅禍。又度其性堅執，不可勸止，乃與人謀，密用白紙裝釘一部，與原書等，即置袂中，而匿原書於他處。迨將迎駕，啓袂出書，重加檢閱，則書猶是，而無一字矣。夏哭失聲，以爲是殆見忌於造物，故書遽羽化去也。女徐勸曰：「旣爲造物所忌，以不必進呈爲佳。今天子性猜忌，父書又多失檢。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近代以文字羅法網者，翁獨不聞乎？」夏無如何，鬱鬱而罷。夏卒，女以此書爲乃父一生心力所在，不忍湮沒，將其潤飾一過，卽近日流傳之本也。」

一七八七 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 八十三歲

卒，葬龍崗莊後。

江上詩鈔：「乾隆五十二年卒，年八十三。」

夏氏宗譜卷四：「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三月二十二日亥時終，壽八十三。葬龍崗莊後父塋昭穴丁山，癸向兼午子。」